

博物馆做好文化传承发展的探索思考

雷学刚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阵地、主渠道、主课堂。打造博物馆“强基固本”的文化传播阵地，构筑博物馆“培根铸魂”的文化传承生态，在“国之大者”中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文化殿堂，是时代赋予文博工作者的初心使命和光荣职责。

强基固本，让汉语言文字持续闪耀璀璨光芒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原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显著的文明标志，也是记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刻符，黄帝时期的仓颉造字、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汉字的起源与演变在逐渐被解密。

作为典藏大量甲骨、陶瓷、竹简、古籍的场馆，我国博物馆积极探索汉字文化传承之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专题陈列“一片甲骨惊天下”，全面陈列展示了我国文字的发展演变历程，让社会公众对古文字溯源有了目的地。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将我国的文字记载历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湖北省博物馆出版的《甲骨文整理与研究》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划推出的“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无不彰显着古人高超的智慧与创造力。2017年，我国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珍藏约9.3万片甲骨文为申报主体，推动甲骨文成功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甲骨文的历史文化价值获得世界公认。

垒石夯基，积厚成势。未来，博物馆须以夯基之举、长远之策，维系汉语言文字正统传承，推动生僻字焕发新生、常用字持续规范使用。博物馆作为链接历史、今天和未来的文明殿堂，要有前列意识，率先作为，聚焦探寻汉字起源在推动考古、研究、阐释中发挥主力军作用；聚焦汉字文化传播策划精品展览与社教活动；聚焦汉语言文字传承推进“写简识繁”教育，推广典藏版古籍专著，让社会大众更进一步了解古人的阅读与书写习惯，熟知汉字的本源字义、常规字义与字形美感，感受汉字的蓬勃力量与情感色彩，通过阅读、朗读、诵读等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形式，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根铸魂，让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大舞台

我国有底蕴厚重、绚烂多姿的古老文明，有重峦叠嶂、波澜壮阔的山水文化，有脍炙人口、代代相传的历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文化。

山川湖海，滋养文化。黄河、长江流域是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半坡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

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发源于此，流域两岸秀丽的自然风光一直为文人墨客所称颂，大禹治水、成吉思汗与黄河九渡、建设长江三峡大坝等传奇故事广为流传。黄河博物馆、陕西黄河文化博物馆、长江文化博物馆等专题馆成为文旅“打卡”热点。四川博物院“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陕西黄河文化博物馆“长河万古流——陕西黄河文化基本陈列”入选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优胜奖，展现出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在我国历史地位之高、公众关注度之高。中国美术馆“美在五岳——中国美术馆五岳题材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江山如画——12—20世纪中国山水画艺术展”、旅顺博物馆“胸中丘壑——中国古代山水画展”等，在展示我国锦绣山河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情怀与理念。

借古喻今，古为今用。神话寓言是中华民族对人生哲理与天道精神的思辨传承，是认识中国、读懂中国、爱上中国的途径之一。盘古开天地、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故事所传递的精神与民族图腾刻进了中华民族深深的血脉基因，也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认同、信仰追求、审美体验与行为习俗。火遍海内外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其中多种元素和场景来源于传统文化和文物，充分证明了博物馆文物美学与神话故事完美融合后能够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以“鹌蚌相争”为创造灵感的儿童剧《鹌·蚌·鱼》斩获了第十四届布加勒斯特国际动漫戏剧节“最佳舞台美术奖”，改编自《西游记》并融入中国古建元素的《黑神话·悟空》获得游戏界“奥斯卡”TGA2024的两项大奖，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特色神话寓言，也打开了中国寓言文学走向世界舞台的通道。

让中国山川、神话寓言走出场馆的“方寸之间”，走向国际大舞台，是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必须正视和破解的现实课题。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杭州亚运会以及每年春晚文化元素的成功融入，《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北疆文化·青城文脉》《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文博综艺节目目的海内外热播，进一步拓宽了博物馆向国际传播展现中华文明的渠道。未来，在“文博+影视剧”“文博+游戏”“文博+文体活动”“文博+文娱节目”等跨界传播基础上，博物馆应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升文化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聚力将博物馆和遗址遗迹打造成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以文博视角向国际推介中国名山大川、旖旎风光，弘扬中华文化，进而更好地弘扬中国精神，展示中国形象，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传播力、影响力。同时，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将山水墨画与神话寓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文化创造赋能、为美好生活添彩。要用开放、包容、多

元、创新的文博思维和高雅的文博审美，持续探索“博物馆+”跨界融合，助力我国山水文化、寓言故事更好走到世界舞台中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博人的智慧与力量。

追风逐日，让中华文明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我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在不断向前推进、持续深挖深化。《何以中国》系列短视频从汉字演绎、花开敦煌、传灯人等18个方面解读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何以五千年不断裂》一书从历史脉络和文化视角呈现了一个立体、多维且鲜活的中华文明形象，系统梳理并解构中华文明的构成与历史传承发展脉络，而对中华文明到哪里去、如何屹立不倒，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博物馆必须全面、系统、深入探索的重大课题。

用文物讲好中国故事，以现代发展成果铸就民族自信，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文明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未来。我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通过古丝绸之路传向五洲四海，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科技、经济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下，在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中，博物馆应以文化交流促进经济互联互通，以经济发展带动世界文明交融，将我国的“四大发明”、中医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技艺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方向，向世界传播民族引以自豪的专题文化展览，通过文博力量推动更多传统技法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记忆名录》，让中华古老文明获得世界的普遍认可。需要有更多的博物馆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文博组织或区域性联盟，在举办重大文博活动、编制重要文博规范法规制度等方面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力量；在联合举办人类近现代文明展览、打造世界一流博物馆中讲述我国高科技崛起的故事，尤其是飞速进步的国防科技、航天科技、人工智能等方面。需要更多的博物馆打开国际视野，主动践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升我国在跨区域、跨文化交流中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将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奋进新征程的故事传播到全世界。

继往开来，乘风破浪，开拓奋进。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博物馆在唤醒历史记忆、增强民族自信、赓续千年文脉中大有可为。因此，博物馆必须夯基础、抓重点、定目标，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入持久、卓有成效地开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壮丽华章，这是每一个文博人的使命和责任。

云冈学基础研究资料的数字化实践

耿波

近五年来，云冈研究院坚持“科研立院”，努力建设云冈学，力争把云冈研究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学术研究高地。云冈石窟的档案文献资料是研究云冈石窟及其发展历程的重要参考，是建立云冈学最基础的研究资料。

云冈石窟的研究，始于金代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继以清初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则是近百年之事，著名学者陈垣、梁思成、阎文儒、宿白等先后著文，都成为了云冈学研究的萌芽。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成立古迹保养所修缮古迹。1961年，云冈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2月，云冈研究院成立。历经百年，云冈的保护研究工作产生了大量的基础档案资料，主要包括历史环境监测数据、文物保护单位档案、历史综合类档案以及外文西装书和线装孤本资料等。1960年至2018年，云冈石窟的工作人员采用手工和机器记录的方式，记录了包含温度、湿度、日照、风速、风向、降雨量、饱和差、蒸发量、气压、气温、水温、流量等多种环境指标数据。目前，共计30万页32种格式的纸质历史环境监测数据档案就存放在云冈监测中心的13个文件柜中。60多年来，这批档案历经研究院几次大规模搬迁，加上大多数数据记录在草稿纸上，档案的丢失、破损、字迹污染模糊情况严重，历史监测数据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工程档案全部为纸质资料，共约50万页。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云冈石窟第1、2窟的实验开始，到七十年代的“三年保护工程”、九十年代的“八五”工程，直至今天，云冈石窟保护工程和日常保养工程都留下了大量档案资料。这些档案年代久远，体积庞大，已无法满足有效的查阅需求。

云冈图书馆是云冈研究院的文献资料中心，是深入开展和提高云冈学研究的科研服务性学术场馆，不仅面向研究院科研人员，也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图书馆现藏的外文西装书和线装孤本资料，时代为清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共计4900套，约200万页。书籍历史悠久，较为脆弱，不利于长期大量的翻阅查询。

历史综合类档案，即云冈石窟1920年至2021年的全部历史档案，包含文书档案、石窟综合类档案、基建、设备、会计、声像、实物、人事、图纸以及底片档案等，共约11000余卷150万页。种类繁杂、数量巨大的历史综合类档案亦亟待创新应用路径。

云冈石窟以上各类档案共约430万页，这些海量的档案文献分散在云冈各个保护部门的档案室和云冈图书馆内，保存地点多，保存方式各异，保存质量参差不齐，数据记录标准不统一，给使用工作带来巨大的阻碍。同时，传统的档案文献整理工作存在信息化水平低、整理效率低、文内内容离散、缺乏数据分析、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差等问题，难以适应数字时代档案文献的整理利用和价值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云冈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发展。

为了让云冈的档案文献“活”起来，云冈研究院积

极组织实施云冈学基础资料数字化项目，进行批量化的数字化采集与复制，将所有数据上传至“云冈环境监测系统”和“云冈石窟文物数字化资源管理平台”，支持在云冈研究院局域网内进行资料查阅与数据分析等工作。

云冈学基础研究资料的数字化工作为云冈学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应用价值。数字影像文件可以通过计算机局域网进行传输，使文献资料调阅突破局限性，不再受时间空间限制，提高了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效实现资源共享，也为云冈学基础资料的可视化呈现和传播利用提供更多的表现形式。

云冈学基础文献研究资料数字化项目整体分两期完成：第一期主要完成历史环境监测类档案的前期整理和中期数字化处理工作，文物保护单位工程类档案的前期整理、中期数字化处理和后期OCR识别以及人工校对，以及共计200万页图书馆资料档案的中期数字化处理。第二期主要完成云冈研究院院藏的纸质历史资料档案、老相片、底片、录像带、照片、光盘和磁盘资料的整理、数字化加工与信息标注，并对上述完成数字化加工的档案资料进行利用。

在进行数字化工作前，先要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和归档。因此，项目的实现需要打破部门藩篱，在数字化保护中心和文献资料中心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不同学科工作人员交流合作，依据单位管理职能，结合石窟寺档案构成的内容及其形成特点进行整理归类。项目共设三级类目：一级类目由原来的四大类扩展至十三类：文书类、文物保护单位类、石窟考古类、数字化类、文旅弘扬类、科研类、安全防范类、基础设施建设类、设备仪器类、声像档案类、实物档案类、财务管理类、人事管理类；二级类目按专业性质设置，如文书类的二级类目按管理职能或问题设置，文物保护单位按工程项目性质设置，声像类、实物类按载体形式设置等；三级类目可视实际情况而定，大型目录均设置标识符号。

针对照片进行分类时，大型洞窟一般按洞窟壁面方向分为东、南、西、北、顶、地以及大场景等12个方位。每个方位按洞窟特点再细分为2至10层；为满足后期知识图谱和人工智能的使用，分类后还对每张照片进行信息标注，保证描述照片具体内容后再加述照片所反映的位置，一般命名为：云冈石窟+洞窟+壁面+层次+内容。

综上，云冈档案文献整理原则就是要保持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既满足档案分类管理的包容性，又考虑今后发展的延伸性，使之便于科学管理和综合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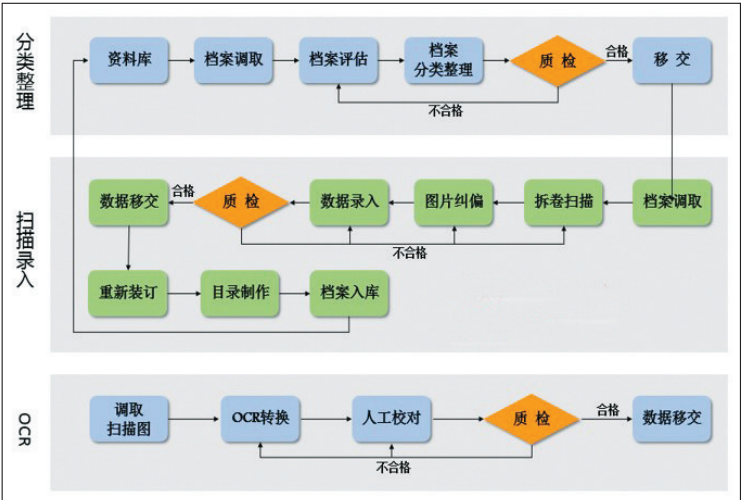
整理归档工作完成后，再针对档案文献资料的载体特点、内容形式、数量大小等因素，选择

适当的数字化技术与方法，并制定细致的数字化工作标准与流程。对不同类型的档案文献都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技术路线。以历史环境监测数据档案为例，数字化流程分为扫描、图像处理、数据录入、质检验收、数据移交与上传以及归档。云冈石窟历年来的监测数据有多种记录格式，要先对格式进行归类，针对不同格式，应用不同的数据采集方式。对于体量较小且格式相对简单的特殊情况提供手工录入方式；对人工记录复杂格式式的纸质材料可采用Excel表格导入人的方式，同时应用智能识图技术解决定点取值难题。

数字化工作坚持质量控制贯穿项目全过程，并明确质量检查方法和评估标准。在分类整理阶段主要有调卷评估和整理后质检，在确保合格率达到数字化要求后才移交下一环节。数字化环节可分为验收指标制定、数据抽检、数据验收、验收审核和验收登记。一个全宗的档案数字化转换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98%（含98%）以上，方可给予验收通过。最终的成果数据包括300分辨率的扫描图片原文件、校对后的图片文件、完成分类及信息标注后的照片、MP4通用格式文件以及案卷目录、卷内目录、双层连页PDF文件等。

此外，为进一步夯实“云冈学”建立基础，项目还购买了古地图数据库、古籍全文检索、历代教外涉佛文献数据库、历代石刻拓片汇编数据库、唐五代墓志专目数据库等文物资料数据服务。

目前，云冈学基础研究资料的一二期数字化项目均已顺利结项投入使用。云冈学基础资料的数字化是与三维信息同等重要的数字资产。未来，云冈研究院将不断提升云冈档案文献资料的数字化水平，引入数字人文、知识图谱和人工智能，为多源异构的档案文献资料整合、智能分析、档案文数深层知识结构的揭示与发现提供更多可能，为云冈学研究提供更新更全的知识化视角。



云冈历史监测类档案整理技术路线

博物馆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储备，是社会教育的重要阵地，其教育职能的发挥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红色文化彰显党的性质和宗旨，承载着党的初心使命，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博物馆应把握与红色教育的内在联系，依托馆藏资源，开展好红色教育，面向社会各界创新宣教、优化活动，打造具有时代特色与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

整合资源，谱写地域红色文化体系

红色文化的传承具有整体性，红色文化资源的应用也并非相互割裂的。博物馆在开展红色教育的过程中，可站在整体视角上，通过区域内多馆联合的方式共同构建红色文化体系，整合地方多馆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激发公众与红色精神的深度共鸣。具体实践中可依托时间线索对革命历史进行梳理，串联各时间节点上的革命事迹并将相关的博物馆、文化馆、红色教育基地等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上溯源头、下追未来的中华民族奋斗故事，同时将地方精神风貌、文化传统融入其中。也可以空间为界线，整合市域、省域相关资料、文物以及革命事迹，打造地域红色文化名片。例如，台儿庄大捷在抗战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作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篇章，在对此历史事迹与革命精神进行宣传时，可联合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与沂蒙革命纪念馆、陆房突围胜利纪念馆、利津县博物馆等，将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临沂保卫战、台儿庄大战、陆房突围、海阳地雷战、铁道游击战、潘溪渡战斗、鲁中“反铁壁反扫荡”大胜利、利津攻坚战等联系起来，从而展现山东抗战的完整篇章。同时，可进一步发掘地方档案库以及研究机构的资源，将战役、会议遗址遗迹、武器、旗帜等文物藏品以及地方志史料、民间采风所收集的故事等都利用起来，让游客观展品、听故事，追溯抗战历史、感受革命情怀。

通过对地域资源的挖掘、梳理，形成能够全面展现地方红色底蕴的文博体系，让英勇的革命战士形象和动人的革命事迹精神得到充分发扬，既让当地民众在了解家乡红色文化的过程中激发家国情怀，也使外地游客在广泛了解不同地域红色文化中形成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

网联万家，数字展馆拓宽红色教育实施半径

现代化技术的发展为红色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创新支持，博物馆可以运用现代技术创设数字展馆，有效拓宽红色教育的实施半径，打破红色教育的时空限制，扩大受众范围，让教育形式和内容更加灵活多元，为不同需求的社会群体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平台阵地。数字展馆的建设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化展馆互动模式，打造便于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文化层次的观众了解历史的教育平台。可结合史料还原革命真实场景，通过视频、音频以及配套的感官设施，调动观众的视觉、听觉，让观众能够直观清晰地了解革命历史，接受红色精神熏陶。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VR数字展“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人民军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览”，展示珍贵文物、照片以及文献资料的同时，还借助视频和互动体验使游客身临其境地体会战火硝烟中人民军队披荆斩棘的斗争经历。展览借助VR设备不仅增强了观众的参观体验，也让红色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二是通过建立文物、档案数字信息库，打造线上展馆。为扩大影响范围，博物馆传统做法有巡回办展等方式，但部分实物资料和文献史料不适合巡回展出，且一些遗址遗迹也不便于移动或参观，因此无论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还是从扩大影响的角度，都需要结合先进技术打造展览、教育一体化的线上平台。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对馆藏文物、展馆实景以及纪念馆外景进行逐一展示，线上游客可近观珍贵文物并配合史料了解其渊源，还可通过网络“移步换景”多角度欣赏纪念馆空间布置，极大地方便了不同地区的游客随时逛博物馆的需求。

除此之外，博物馆还可借助直播形式，带领线上线下观众同步参观展览并进行互动，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使红色文化潜移默化地走进大众生活。

行走课堂，融入校园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

在面向中小学生的红色教育中，博物馆可通过“家门口的博物馆”“校园红色展”等活动形式，实施“送教入户”“送教入校”的教育巡展。“家门口的博物馆”可通过区县小范围内的流动展览，在各社区活动中举办展览，通过具有历史气息的场地布置和充实多样的展品布设吸引社区居民参观，提供“亲子共育”的红色教育阵地。博物馆还可通过与社区及居民的沟通对展览进行优化，以宣传预热、居民投票等方式确定展览的主题，增强居民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让居民在“家门口”的流动展览中充分感悟红色精神。以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红色故事进校园”系列活动为例，编排以红色故事为内核的曲艺、情景剧、舞蹈等，将动人的抗战故事以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展现出来，传递正向价值观，深化家国情怀，让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植根于心。

在面向大学生的红色教育中，博物馆需要把握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倾向与精神诉求，加强与高校的联合。例如，组织开展“一段校史、一段党史”主题活动，将馆藏资源与校史档案融合开发，形成特色校本课程，以院校发展的“小切口”引出革命建设的“大背景”，通过更具实感的“校史故事”“校友故事”“教师故事”让红色教育“接地气”，激发广大学生的情感共鸣，凝聚奋进力量。

活化历史，加强文化旅游红色联动

博物馆应当坚持红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立足于革命老区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顺应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推出更加符合公众审美的特色“沉浸式”活动，塑造具有乡土情怀、家国情怀的生动文化形象，在文化旅游与红色教育充分联动中激发博物馆教育新活力。

可根植于革命老区开发形式多样的红色文艺活动，打造具有感染力的“红色剧场”。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将抗战文化情景剧与情景剧相结合，创编了《遥远的等待》《清明的思念》《血肉铸就民族魂》等剧目，并将快板、舞蹈等融入其中，提升了红色剧目的感染力，带给观众沉浸式体验。通过创编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红色剧目，成功打造了“叙事+互动+延展”的红色文化传播模式，在以情动人刻画生动“红色形象”的基础上，实现了红色精神的内脑入心。在创编红色剧目、创建红色剧场的过程中，博物馆可结合馆内史料与地方革命事迹，与时俱进地打造更多鲜活且富有教育性的红色故事，形成具有生命力的红色IP，带动地方文化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吸引更多外地游客了解革命老区的抗战历史与新时代发展史。

可依托老区红色景点创新游客互动项目，制造身临其境的互动情景。革命老区可利用自身丰富的红色资源打造独有的互动项目，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可结合“淮海阻击战”“血战台儿庄”等战役定制不同的体验剧本，结合阻击战、阵地战、前线侦查、敌军空袭等战场剪影，策划形式多样的活动，让游客多角度感知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来之不易，感受统一战线抗击敌寇的团结信念。博物馆联合红色景区创新互动项目，不仅可以从经济层面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也能让红色历史更加鲜活起来。

守护历史记忆，传承民族精神，博物馆须持续梳理红色文化脉络，深挖红色教育资源，开发地域特色节目，创新展览宣教模式，激发文旅行业活力，重点把握当代青少年群体的思想铸造与发展，发挥好红色教育强基铸魂的时代价值。

活用红色资源 发扬育人长处

试析博物馆深化红色教育的有效路径

郭珊珊